

## ◎ 奄奄一息

【釋義】 僅存微弱的一口氣。形容生命已到了最後時刻。語自晉·李密《陳情表》。

【近義】 日薄西山、危在旦夕、命若懸絲、朝不保夕、一息奄奄、奄奄殘息、奄奄餘息、氣息奄奄、氣息厭厭、淹淹一息、殘息奄奄

【反義】 生氣勃勃、生龍活虎、朝氣蓬勃

【典故】 「奄奄一息」原作「氣息奄奄」，出自晉·李密《陳情表》。晉武帝想召李密入宮做事，但從小撫養他長大的祖母年事已高，希望能親自照顧祖母安享天年，於是寫了這篇《陳情表》向武帝表明心意。「但以劉日薄西山，氣息奄奄，人命危淺，朝不慮夕。」說祖母已九十六歲，生命已將到盡頭，僅留下最後一口氣，隨時都有離開人世的可能。希望能多陪陪祖母，等她過世後再出來為皇帝效命。「奄奄」是微弱的樣子，常與「氣息」連用，表示呼吸極其微弱，快要斷氣之意，後世還有「奄奄殘息」、「奄奄餘息」、「殘息奄奄」等詞。明代以後，則以「奄奄一息」最常見用。

【用法】 形容生命已到了最後時刻。用在「生命將盡」的表述上。

【例句】 1. 這些難民有的已經奄奄一息，急待我們援助。  
2. 只要有一天沒澆水，這些番茄幼苗就會奄奄一息。

## ◎ 一籌莫展

【釋義】 籌，計策、計謀。「一籌莫展」指一點計策也施展不出來。比喻毫無辦法。語本《宋史·卷四三四·儒林列傳·蔡幼學》。

【近義】 束手無策、無計可施、一籌不吐、一籌不畫、半籌不展、半籌不納、莫展一籌

【反義】 胸有成竹

【典故】 「一籌莫展」原作「一籌不吐」。蔡幼學是宋朝瑞安人，孝宗乾道年間進士，官至兵部尚書。寧宗即位時，下詔徵求直言，蔡幼學即上奏，提到為君之道有三：事親、任賢、寬民，其中任賢是很重要的，他說到「前些年，君子被小人暗中陷害而遭到排擠，因此造成本可以有作為的大臣深怕做太多，反而被認為是製造事端，而不敢有所動作。與皇上親近的臣子本應效忠，但卻因忠言直諫違逆皇上，而遭到遺棄。情勢演變到最後，皇上於是變得毫無作為，朝廷之中縱使有許多王公大臣，卻也不見有人提供一點計策」。後來「一籌莫展」這句成語，就從《宋史·卷四三四·儒林列傳·蔡幼學》文中的「一籌不吐」演變而出，用來比喻毫無辦法。

【用法】 用在「毫無辦法」的表述上。

- 【例句】 1. 只見他在病房外，雙眉緊皺，一籌莫展地走來走去。  
2. 面對這麼龐大的經費需求，地方政府實在是一籌莫展。

## ◎ 有一種朋友

有一種朋友，跟他在一起的時候，心裡完全沒有負擔，不需要刻意地討好他；無論行、走、坐、臥，都覺得很自在。

不在一起的時候，你知道他絕對沒忘了你，他也沒有停止關心你；他並不見得天天與你見面或通電話，但你知道你們的友誼不會有什麼變化，何以為證呢？簡單！只要你有了為難的事，他似乎永遠在那兒，在一個令你放心的位置、不變的位置，等你奔向他。

甚至不需要你開口，他已經從你一舉一動之中，嗅到了某些端倪，主動把聲援的、溫暖的手伸過來；而且，他會做得不露痕跡，不讓你感到背了很重的人情債，反讓你覺得，這樣的「助他修行」的好機會，你肯「賞」給他，那真是太給面子、太看得起他了。

他用一顆真心與你交往，你自然不能怠慢，也要掏出真心來相待。好在能結為朋友的，通常也性情相近，不難互相掬誠以待。久而久之，你便擁有一項珍貴的財產，千金不換的寶物。不管是分離的雲淡風輕也好，相聚時的風雲際會也罷；擁有這樣的朋友，你便經常擁有耐以咀嚼的感覺。

如果你有這樣的朋友，如我擁有一樣，我要恭喜你，並建議你在心田深處打掃出一方淨土，恭迎你的朋友到你心中來，直到永遠。

## ◎ 人生何處不快樂—幾個小故事

到台北的一個朋友家做客，突然地震，大家正驚惶失措，卻見朋友九十四歲的老母笑嘻嘻地說：「老天爺真開心。」

地震停了，大家問那老太太：「您為什麼不說老天爺發脾氣，要說祂開心呢？」

老太太一笑：「我又沒得罪祂，幹麼想祂生氣呢？祂是開心，一笑一搖，就地震了。」又笑笑：「祂是開心得太過火，才害了人，祂自己也沒有想到啊！」

日本當初建新幹線的時候，兩邊稻田的農民極力反對，他們說火車會帶來污染，讓收成減少。當時新幹線的負責人把農民找來問：「你們有沒有算過，鐵路兩邊的稻田，一年要被麻雀吃掉多少穀子？」

農民答：「相當多！」

新幹線的負責人笑道：「你們從此不用操心了，我們的火車一下子就過一班，保證幫你們把麻雀都趕跑。」

後來證明，果然，鐵路兩邊的收成特別好。

在上海開會，散會時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家的電話，末尾的四個號碼是「一四一四」。大陸的人都把「一」唸成「么」就成了「么四么四」，好像「要死要死」。

我心想，沒敢笑，朋友卻笑了：「你別想歪了。我告訴你，我這號碼特別吉祥，你想想唱歌的時候一四一四唱什麼？唱ㄉ又 ㄇㄩ ㄉ又 ㄇㄩ對不對？所以你記住『都發、都發』總是發財，就對了！」

到個朋友家吃飯，餐後，女主人端出一盤梨。

「我吃太多了，吃不下水果！」

「我也吃不下了。」主人說著拿起一個梨：「這樣吧！咱們兩人分。」

「中國人不是不分梨嗎？」我笑道：「免得分離。」

「不不不！台語『梨』唸『來』，咱們有緣『分』，要常『來』。」

坐計程車，一路上七八個紅綠燈，怎會那麼巧，每個綠燈，眼看要過了，就變紅燈，被擋了下來。

「真倒楣！一路碰紅燈。」我嘆口氣：「總是最後一輛差一步。」

「不倒楣。」司機回頭笑笑：「變綠燈，咱們都是第一個走。」

一位大收藏家決定把他的收藏全留給孩子。他認為，如果孩子好，當然該給他，當作獎賞。相反的，如果孩子不好，過得可憐，就更該給他，讓他賣了過日子。可是，十年後，他改變主意了。他想想，如果孩子不好，他當然不該給孩子拿去敗掉；相反的，如果孩子好，他很富有，也不需要那些收藏品。他的臉上散出光彩：「所以我決定把所有的收藏都捐給博物館。」

兒子哈佛的女同學多明尼卡，在作完烏茲別克的研究之後，突然決定一個人穿越天山，橫越中國大陸到台灣。她發了個 E-mail 給在美國的父母。據說那一對老夫婦看到女兒的信都跳了起來：「這怎麼得了？多危險哪！這孩子真是瘋了。」老兩口先是生氣操心，三天三夜坐立難安，突然，他們不氣了，回了 E-mail 給自己的獨生女：「我們想來想去，想不通，妳是從我們哪個人的身上遺傳了這個冒險的個性。看樣子，我們不能怪妳，只能問自己了。」

## ◎ 乞者

史英

濕冷過後的陽光，最是讓人難以抗拒。我坐在福利社外面的一個石凳上，享受上課前的早餐。樹梢有許多小鳥，身旁有許多年輕的笑語。而地上有一隻狗，金黃的毛色，厚實的身軀，是屬於大型的那一種。然而，他是不良於行的，後腿不知怎麼的癱了；所以移動的很緩慢，在散坐而食的人們之間。

我坐下不久，他也就來了。蹲在面前，一雙深不可測的大眼，定定的望著我；不搖尾巴，也沒有其它的動作，非常的「沉靜」。我遞過去一塊餅乾，他輕輕的聞了一聞，並無張口的意思。然後，就移到另一個石凳前，一樣地蹲著，定定的望著那個年輕人。

我十分確定，他望著的是那人的眼睛，而不是手上的麵包。他們相互對望了許久，不知是否相互研究對方的眼神。年輕人還是撕了一片麵包，放在地上；這一次，他就慢慢的吃了。

接著，就移到路邊，稍事猶疑，仍然蹲著，定定地看來往的輕盈或匆促的腳步。不知道那隻後腿是不是仍然很痛，但蹲著的姿勢顯然很是合適；不知道他在想什麼，但要說他什麼都沒有想，卻很難令人相信。

從沒有見過這麼有尊嚴的乞者！或者他並不是一個乞者：乞者應該更熱心一些，即使不趕走廟公，也要盡力博取香客的同情；應該更悲慘一些，即使不努力展示傷口，也無須隱藏得那麼泰然；應該更猥瑣一些，即使不能突顯別人的高貴，也要讓人因厭惡而走開……

或者他仍然是一個乞者，只是沒有學得我們的「文化」。巴黎地鐵上的一個人，瘦瘦的，穿著乾淨而整齊，低聲的和一個個的乘客說他需要錢；於是，許多人紛紛解囊，當然也有搖頭不給的，但雙方都同樣的坦然。我不能想像，這種乞討的方式，在我們這兒會得到什麼結果；總有那些「愛做師長」的人，會好好開導他吧！

開導的內容，大概就是「手腳不缺，應該自食其力」。我突然明白，我們的乞者何以要有一定的裝扮：就算討不到想要的，也可以避免討來一頓教訓。乞討的本身，已經附帶著該當的懲罰，也就是可能什麼也討不到；所以，乞者應該有充分的權利，拒絕他所不想要的東西，例如關於「自食其力」的誇誇之談。

「自食其力」的誇誇之談，完全是豐足者自以為是的邏輯；在這種邏輯之下，巧取與豪奪，往往是足堪欣羨的對象：「白手起家」的好例子，有多少能免去「黑手毀（別人的）家」的嫌疑？

在一個相互爭食的社會裡，乞討是一種更高的道德，因為給別人留下拒絕的餘地；和舌燦蓮花的推銷員比起來，乞者至少不要求我們相信，那些錢真的花得划算。

所以，對乞者的輕視，無論用什麼理由來包裝，說到最後，都只是「豐足者」對「匱乏者」的一種宣示；宣示一種立場：我有而你沒有，並不是我的責任。事實上，多半也真的不是我們的責任，至少不是直接的責任；然而，卻不能由此推得必須是他的責任，至少他沒有責任讓人任意羞辱。

當我想著這些的時候，這清晨的校園中的尊嚴的乞者，已經不知「移動」到哪兒去了。我慶幸他聽不懂人類的教訓，所以能以自己的方式活著；然而，我還是懷疑，他那一隻癱了的腿，仍然是人類非語言力量的結果，所以，他終於不能在我們之中自然存活……

濕冷過後的陽光，最是讓人難以抗拒；而鐘聲已經遠遠的傳來了，我緩緩站起、移向教室，卻不能抗拒腳步的遲滯。隱約想起等在那兒的孩子，以及即將教給他們的種種知識，然而，我終究不能忘懷，一個容不下乞者的社會，能夠容下自己的後代嗎？